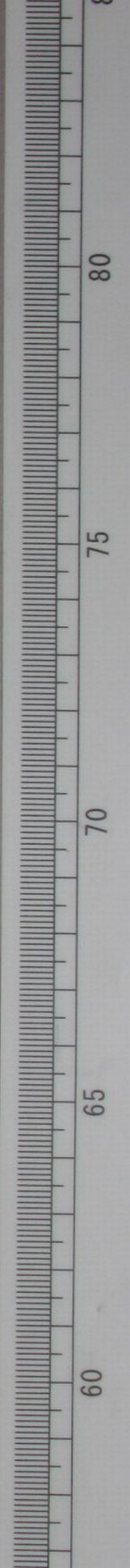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44
98



宣講集要卷七

目錄

賢妻勸夫

埋狗勸夫

夫婦孝和

持刀化妻

敬灶勸夫

彥珠教婦

徐信怨妻

崔氏逼嫁

改嫁瞎眼

聽諭明目

惡婦受譴

欺瞞丈夫

大男速長

嫌貧遭害

賢妻勸夫

山西省太平村一人名謝文欽。妻楊氏。父親當日家財萬貫。喜行善事。中年生文欽一人。因此姑息。失於教訓。遂有些浪費。父親死後。無人約束。家業銀錢盡行一空。幸楊氏過門。賠嫁六十串錢。佃縣學田耕種。楊氏操家理務。甚是賢慧。怎奈文欽專好賭錢。不理庄稼。楊氏每勸不轉。因想道。如今銀錢不多。若不勸轉。丈夫難以出頭。一日將田中稗子取一碗。和在飯內。又將苦瓠瓜煮一碗。不一時。文欽回來。叫快拿飯來吃了。好去打牌。楊氏將飯與瓜擺在棹上。文欽一看。問道。飯內和的甚麼。答是稗子。問稗子和飯怎麼吃得。答夫君不知。妻想這稗子生在田中。人必去之。妻不知夫君喜稗不喜稗。故爾和入飯內。夫君既言稗不好吃。夫君亦知稗不好矣。文欽一聽。明知楊氏是以稗子來比自己的。乃答曰。娘子你莫把穀子認爲稗子。楊氏說稗子是稗子。穀子是穀子。妻卻認得。楊氏又叫請吃菜。文

欽見是瓠瓜遂拈在口內苦不可當又問道這瓠瓜是苦的爲甚不丟了
楊氏又答曰妻想田中有稗子之時園中就有苦瓠瓜子足見有稗必有
苦故以稗子與苦瓠同席文欽聽畢想道這個婦人真真可嫌他竟又將
苦瓠

楊氏見

不罵他幾句豈算丈夫遂說道我於今還要你來管不成嗎

退只佃

明明勸道夫君不必發怒自從公婆去世以後家業漸
耕種理宜勤爬苦掙才得衣食不虧夫君日夜長賭一

來怕輸了

不就誤庄嫁文欽道你說怕不就誤庄嫁裁割之時無非多

請幾個月活就是至若說輸錢這是賭博長事然而我也曾贏了些回來
難道你就忘了不成嗎楊氏道贏錢不贏錢都是淡事只是愛賭錢之人
就犯了五罪文欽道噫這又奇賭錢都有罪你把五罪講來我聽聽楊氏
答道第一要玷祖宗前人生下兒孫誰不望一輩強一輩若是賭錢就當
了下賤別人贏了你的錢還說你是肥羊朋友親戚個個厭惡就是在鄉

黨中不罵他是敗家子就罵他家先人無德才生出這種子弟來這豈不
是玷祖先我想夫君是積德之後必有昌達之日若像這樣公婆先含恨
九泉豈不是罪第二是敗家業前人辛辛苦苦掙起田地原望子孫世守
若是後人賭錢輸了要賣產業賣了產業必受貧窮世上人若是命運不
佳敗了家業猶不致落罵名若是賭錢敗了家業又落罵名又受困苦如
何是好我想夫君田地雖無還有幾串押佃錢若是輸了衣食難繼又被
人罵豈不是罪第三是失家教父母有兒誰不望成好人若父兄賭錢子
弟看了朝夕學習必都會賭一賭慣了父兄還是小賭子弟必是大賭那
時雖欲教他爲好人奈自己做壞榜樣就重加打罵好的還不做聲不過
是陰着你去賭若不好的反以惡言回道你教我莫賭你怎麼在賭這豈
不是失家教我想夫君是耕讀傳家倘若後來有兒也象這樣那時教他
他不肯從豈不是罪第四是出醜事賭錢多是夜晚勢必多在外少在家

妻子若是好的自然破被單眠等候丈夫回家若不好的妻子甚至趁着丈夫不在家做出些不體面事來也是有的這豈不是出醜事嗎我想夫君家雖淡泊名聲要緊若你妻子也像這樣外人知道臉又放在那裡豈不是罪第五是傷性命賭錢的人心不知足倘若贏了乘興又去不分晝夜一經輸了捨命再來那管飢寒從此耗散精神久來久去必生毛病更有輸了被人逼討無處想方不是跳水就是懸梁一經到了這個田地豈不送了性命嗎我想夫君是獨子之家望你承宗接嗣若有此不測謝家香煙一斷豈不是罪楊氏這番言語說得文欽低頭不語遂歎氣道聽得賢妻此言實在令人毛骨聳然想我從前實實錯了從今以後再不賭了遂焚起香來跪地稟道文欽今日悔了罷祖宗神聖來鑒察我若再把錢來耍十指不能把筷拿楊氏見丈夫如此喜之不盡真是浪子收心一片寶從此以後發憤耕田早出夜歸楊氏每日送飯一日飯已晏送飯走至

崇林見一客坐在路傍客見楊氏提得有茶不覺口渴問道娘子那罐內敢莫是茶是茶想我行路到此口中焦渴離店甚遠想與娘子討碗茶改渴楊氏心中一想道別人還在施茶我何妨行過方便因男女有授受不親之嫌遂倒上一碗放在石上請客用茶那客吃了茶竟提得有飯因又問道娘子籃內敢莫是飯是飯想此地前無招商後無旅店肚中飢餓想與娘子討碗飯不知意下如何楊氏想道這也是家中有剩飯路上有飢人也就趕了一碗放在石上直等到客吃了方纔起身誰知文欽見妻今日這般時候不送飯來站在高坡一看見妻在崇林與一人交談心裏便有些不平不一時楊氏至叫道夫君請來用飯文欽上前問道你將纔在林邊與個甚麼人談話也不怕被人看見觀之不雅楊氏遂將一人討飯討茶自己與茶與飯的事說了一遍文欽聽畢便說道飯還有這些那人未曾吃飽楊氏說我恐你做活飢餓故未多與那客吃文欽卽把飯吃

了楊氏提着空籃仍由崇林回家那客問道娘子你送飯是誰人吃楊氏道是我丈夫客說你籃中飯被我吃了些你丈夫不能吃飽只怕責罵與你楊氏說道我丈夫說客官遠來理當留到家中款待路中與飯未免輕慢這客但說我未嘗尊敬那客客想道真是賢德夫婦難得難得因在身上取出紙筆修書一封交與楊氏道這封書煩你丈夫明日送至傅洪衙內自有重賞不要折書私看楊氏道我乃庶民送至恐官不信客說我有腰帶一根一並傳進自然來接你說罷客去了文欽日晚回來楊氏將那客託送書信緣故說了一遍即把書信付與文欽第二日文欽送信至縣傅洪果見書與帶即忙請文欽更衣進衙知縣道昨日與你妻討飯之人不是別人乃是當今宰相這腰帶是一條玉帶感你一飯之恩賜你錢一萬並賜你妻帛千疋文欽謝恩從此遂成大富後來讀書成名從此看來人不怕有錯只要能改世人動不動說已經錯了有甚麼改頭這話就錯了遠了人若能如文欽之焚香發咒說戒就戒永不再賭將來一定是要發財的世人猛於改過可也

埋狗勸夫

昔趙家庄有两弟兄名趙孟弟名趙仲孟性狡詐仲性忠樸孟素不友愛聽其孫錢二友刁使將弟趕出幫人營工孟妻甚賢每勸丈夫不聽心生一計欲使丈夫回心預先辦就一碗三盤酒菜甚稀奇一盤是連枝毛豆二盤是未去脚的豆芽三盤藕和蓮蓬一碗是艾葉清湯一壺酒請夫消夜夫怪而問之先問酒甚淡妻曰此酒名爲仁義酒多吃也可少吃也可比不得火酒性燥燥則生亂多失和氣孟妻隱有勸夫和睦兄弟的意孟又問這盤毛豆爲何連枝帶管妻曰此名連枝菜你看那豆子顆顆都從一枝結來譬如人身上兩手兩足成全四肢你我夫妻吃了纔知道那豆子是同氣連枝的這些話是借毛豆來勸丈夫使他曉得兄弟是同氣

連枝的意孟又問這豆芽一盤為甚又不去脚妻曰此名為有脚菜譬如
 一個人耳目俱全若無手足何以為人世上有不顧手足的人纔去了脚
 你我夫妻怎比那不顧手足的人這些話勸丈夫要知兄弟如手足意又
 問這盤藕怎麼又放些蓮蓬在內有甚麼味妻曰藕生於泥蓮生於藕若
 無此藕蓮從何來比如你們男子那個在外無朋誰個家中無偶如今世
 道淺薄人倫顛倒每每重的是朋輕的是偶為妻故將蓮蓬與藕和做一
 盤夫君吃了看還是朋味好還是偶味好這些話明將蓮比孫錢二友將
 藕比兄弟隱隱勸丈夫疎孫錢友愛兄弟的意孟又問這湯好好的為何
 又放幾片艾葉在內妻又曰此湯名為親愛湯能令人吃了縱然有不親
 愛處也知道親愛了這些話是勸丈夫要親愛兄弟的意時趙孟與妻把
 酒菜談論多晌也知道妻是借端勸已不便發怒說道話也說多了酒菜
 也冷了各自去睡其妻思想以隱語相勸恐未驚心又何妨明言直勸設

若夫君回了心兄弟亦和睦一則公婆在九泉之下也歡喜二來又不惹
 外人恥笑有何不美便道酒菜雖冷待妻熱來於是夫妻再飲妻低聲下
 氣苦勸一番宣在席前未開言先把罪告說就是還要說尊一聲我夫君
 細聽根苗不料你待二叔不若友交想奴夫與二叔兄弟同胞田有分屋
 有分那個不曉你與他同分田地房屋又何可竟把他趕出荒郊非我不仁
 你逼他去幫人何成兄道討得他自己論幫人任使喚多受勤勞他一天吃
 飯做點活路無望無碍那些不好空話莫欺知道的道說他兄弟不知的反說是妻把他
 小我婦人的話這段情為妻的都且不表你還有甚麼話說講為甚的把孫錢親如
 漆膠他二人與我是一上街不吃酒便把茶泡直吃到日落西方回故郊
 吃茶吃酒都是趕場有為甚麼把朋友當作珍寶朋友為五倫之一把一
 事難道說光是好吃嗎會為他自己不常言道好朋友終久難靠我的朋友比
 個親兄弟視若草茅空話莫說多了看你不愛妻將古細對你表會
 比打虎還是要自己同胞我有些不愛聽

講古我呀後漢時有一人名叫薛包他待那後母弟恩高義好讓田產敦
 友愛萬古名標他好他的有陳析素欺弟遭了惡報皆因是信朋友自把
 禍招那是愛積你趙家有一個弟養兒嫂是那哥哥教趙彥雲弟名彥霄
 頃我趙家前輩到有這個好看將來這古今報應不少天爺只怕管勸夫
 兄弟趙仲怕要轉過劫來君總要走好路一條我做的事別的事為妻的不敢計較不敢總望你疎
 朋友親愛同胞趙孟聽得不耐煩反將妻子辱罵一陣妻見夫發怒遂不
 敢言而勸夫之意終在那一日夫趕場去了家有老狗將死遂觸景生情
 候氣絕而殺之穿以衣服裝扮如人丟放後園正是安排打虎牢籠計准
 備金鈎釣海鰲時天色已晚夫歸家假以人命告之趙孟驚惶無措妻叫
 去請孫錢商之孫錢畏累不前正是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
 妻又叫他去喊弟去了妻將筵席裏定待他兄弟同來悄悄抬去埋了妻
 又治酒相待安慰兄弟勸勉丈夫一番趙孟恍然省悟弟兄和好遂疎孫

錢那孫錢見趙孟斷絕往來心懷恨忿遂以人命告官批准相驗時卻是
 一狗官大怒問以慌報之罪孫錢稟稱係趙孟親對小人說的小人怕受
 牽連纔來稟明實不知是人狗要問趙孟方知又問趙孟孟對亦不知
 是人狗要問小人的妻便知官即喚伊妻到案問其緣故趙婦上前跪
 訴宣尊一聲大老爺容奴叩稟待民婦說這狗一段案情你從直皆因是
 我丈夫心術不正是那些把一個親兄弟趕出門庭這就趕不是了把親兄
 有刁使這件事是孫錢朝日誘引刁丈夫把二叔當作仇人是孫錢兩個
 之入你該我也曾苦口勸沒奈何做一個袖內藏針何為袖悄悄
 勸導嗎我也曾苦口勸沒奈何做一個袖內藏針何為袖悄悄
 的殺一狗把衣穿定無故殺狗哄丈夫回來看只說是人你丈夫去看
 歸家到園中即去看問他曉得黑夜裡他不能辨其假真先用手摸著衣
 鮮血滾滾後又摸無腦壳好不驚人又便嚇忙了他去把孫錢相請他二
 也未他們怕人命案拖累受刑他二人既不來你太爺呀勸丈夫試去把
 會呢他二人既不來你太爺呀勸丈夫試去把

官譜集要 卷之七 殺狗勸夫

兄弟請請我二叔一聽得，即速回程。夫去時，用篾席將狗裹定，預先將狗裹定則甚恐怕他知真偽，畫虎不成。婦人家有這般見他弟兄，竟拾在荒郊野境埋過後，並不知其中情因。從今後，他弟兄依舊和順，把孫錢二朋友疎而不親。這種無義之他二人，暗地裡，心常懷恨，纔驚動大老爺，玉駕親臨，哦不親人理當絕的。他二人，暗地裡，心常懷恨，纔驚動大老爺，玉駕親臨，哦不兩個狗奴見你丈夫不與他往來，懷恨報大老爺，可算得清明水鏡上致案本縣驗是狗，這是你借端勸夫之故。

君下澤民，世代公卿。太爺當堂獎諭趙孟之婦，將孫錢二人各杖一百，枷號兩月，示眾。又將此事申文，朝廷恩賜旌獎，和順友愛坊，萬古留名。後儒贊以詩曰：屠狗勸夫計最高，全憑趙婦把心操。從此弟兄敦和睦，留得聲名萬古標。

夫婦孝和

開縣馬雪堂，娶妻張氏，二人性情溫柔，自幼孝順，喜說善言，喜作善事。夫婦相親相敬，遇事商量，互相勸勉，真是難得。每日早起，馬生夫婦必問父母之安。雖三伏天氣，馬生問安，必戴涼帽，着套服。張氏必先安備所有飲食，必先奉父母。雖是菜羹之細，父母未嘗新。馬生夫婦決不用食。當飲食之時，父母呼喚，如吞之不及，就急忙吐了，答應答應之聲，甚是和氣。答應之時，甚有愉色。雖是小小儀節，不足挂齒，而不知要有至愛至敬之心，方能做出自然。這是他夫婦盡孝的和順處。馬生無兄弟，只有姊妹三人。大姐嫁在龔家，二姐嫁在徐家，三妹嫁在周家。家物俱富，其母俱深愛之。未免太過，不合道理。常想把兒之家業，盡歸女兒。所以每年，凡家中所有之銀錢穀米山梁布帛猪鴨雞羊等物，概行要四股均分。兒占一股，三個女各占一股。馬生夫婦俱順母意，不敢違命。分了三年，初無怨言。到第四年，家族中之明理者，知道不依此事，共說誰無姊妹，倘使此風一開，誰個還肯養女，豈不開天下溺女之風嗎？且你家三個女的家物，比你兒的家物，還好些。如果女兒貧窮，無奈理當分給。女兒衣食，如何你兒家物，現在緊

促還要這樣所爲斷斷不可。眾族皆如此言，馬生母遂止而不分。然其心終覺不快。一夕張氏謂夫曰：貧富原有命定，命裡有終自有，命裡無終歸無妻窺母意，分物之事，口雖未言，心常罣欠。妻欲瞞過眾族，暗暗分了，私送三個姐妹，以安母心，只像你是有兄弟四人一樣的。夫意如何？馬生連聲叫好。遂如此行。地方上多少因婆婆疼女，自己不服，遂與婆媳參商。看張氏之瞞着眾族，暗地分東西與姊妹，不怕自己受窮，只要安慰母心，這是聖賢學問，真是女中丈夫。然張氏如此賢淑，倘馬生有慳吝之心，雖有張氏之賢，亦是罔然。這馬雪堂夫婦行事，這才是能盡夫婦之道。又於子婦之道無虧。這且不表。再說馬雪堂有個庚兒，姓黃，別號立堂。妻花氏，兩夫婦時常角孽。黃立堂見馬雪堂夫婦相敬如賓，不覺羨慕。問曰：庚弟真有家庭之樂，兄不如弟，遠甚，但不知庚弟以何法而得此也？馬生曰：庚兒欲得此法，弟解日到你家中來，有一篇歌詞，讀與庚兒庚嫂一聽。黃生曰：何待來日，即今日就到我家讀來一聽。豈不甚好嗎？馬生遂到黃生家中。

讀曰：

世間夫婦不和好，皆因說話惹煩惱。男子爲何心煩惱，見婦人一句話兒不乖巧。他當時心火冒，便要訓教婦人。家器量小，必定要說長道短。把他的苦情表，因此惹得男子心煩惱。吵吵鬧鬧過終朝，婦人爲何心煩惱。見男子一句話兒說錯了，他當時心火冒，也要爭倒。男子漢性情傲，不肯倒網敗紀。把他的志氣掃，因此惹得婦人心煩惱。吵吵鬧鬧過終朝。從今後婦人說錯了，男子先須要忍倒。男子能忍倒，婦人之心不煩惱。男子說錯了，婦人更須要忍倒。婦人能忍倒，男子之心不煩惱。你莫向我鬧，我不向你吵。相敬如賓客，相愛如珍寶。家庭中無論有甚麼事，到你也不恃強，我也不要傲。兩夫婦輕言細語，商量量去爲了這般和好。夫也不憂氣，妻也不心焦。天天日日快樂逍遙，兒女有榜樣。

宣詩集要 卷之七
外人又稱表天地祖宗共相保你看這好耶不好縱然是活路不多受的苦不少到底夫妻們也得個快快活活度終朝吵吵鬧鬧那有好若不然你要講躁我要講傲動不動一句話兒便鬪吵夫也憂氣妻也心焦天天日日受煩惱兒女看壞樣外人賤如草天地祖宗又不保事吵壞了苦又受了到底還沒得一個好仔細思想仔細計較夫妻們還是忍讓爲高和氣爲寶

馬生詠罷此歌並抄寫一張付與黃立堂貼在靜室之中時常詠唱黃立堂夫婦以後相敬如賓從無反目之事這皆馬生所化而然馬生夫婦後皆壽終子孫媳婦孝和人皆以爲孝和之報後有鄰人病死還魂云見冥府錄此歌詞簿上盡是金字可見盛德之事人仰神欽勸人爲善是大功德

持刀化妻

昔年文安縣一士人姓曾名開敬父早亡善事孀母娶妻楊氏姿美儀亦厚因而恃娘家富豪逆姑慢夫敬時常教之弗聽於是姑亦憎楊氏楊氏每向夫泣訴說姑刻薄待他開敬不聽楊氏愈哭泣後常謗其姑開敬心想勸他盡孝不得良策一日敬自館歸家在房中取出利刀一把拿與楊氏看誑之曰我母待你不慈吾意欲將母殺之你說可否楊氏言可以開敬又云你且孝母一月然後殺使人知你孝知母不慈免人訾議楊氏從其言悅色柔聲敬事了婆婆一月開敬持刀歸家問楊氏我母目下待你如何答道比前略好些敬說再加意孝敬一月又看怎樣待他又滿了一月敬開仍回家問楊氏母於今慈愛你否答云待我比前大不相同開敬曰此時還是殺不殺楊氏曰且慢開敬乃大怒曰我把你這個該天雷打的還講麼且慢不且慢我豈當真殺母溺愛你嗎乃持刀大罵道宣見逆婦不由我心火上發爲婦女大道理全未聽焉當媳婦孝公婆乃是頭件

要殷勤，要小心，更要耐煩，聽使喚，奉茶湯，詞和容婉，凡百事，媳要先把婆心安，能如此，方纔算婦道無忝，也不枉公與婆苦心一番。想我母爲娶媳，累墜難，歎請媒妁，下聘定，事務多端，治衣服，設酒筵，盡力備辦，無非望娶媳婦，事奉高年，誰知你到我家，把母輕慢，常抵觸，又違拗，忤逆不堪，於孝道毫未盡，其罪非淺，反說是母刻薄，待你不賢，每向我來泣訴，實屬可厭。故假言殺母親，與你雪冤，想世間那有這大逆之案，順妻子滅母親，黑地黑天，母待你並未曾刻薄半點，皆由於你不孝，惱怒親顏，這兩月在母前，稍無侮慢，母待媳猶如那親生一般，你不孝，反唆我都把心變，這樣的強悍，婦罪惡滿天，猶幸得我心中尚有主見，若不然，也做了忤逆兒男，我久矣，就要把你頭來砍，殺早了，人反疑母果不賢，姑寬你兩個月，心稍改變，方顯得母慈愛，待媳不偏到今日，該受死，有何話歎，殺了你，這惡婦，我心方安。講楊氏見丈夫要殺他，駭得魂不附體，忙說道：婆婆快來救命，媳以後盡孝，再不忤逆了。婆乃將刀奪住，楊氏忙跪夫前，愧悔一番。這一陣嚇得奴心驚胆戰，請夫君且息怒，細聽妻言。我從前不盡道，真是蠢見，不孝婆，不敬夫，得罪上天，犯大惡，奴實係悔之不轉，自思想如同那禽獸一般。從今後聽婆教，不敢傲慢，從今後在婆前和悅爲先，從今後背了婆不說長短，從今後婆吩咐，媳定心專，論理來，奴不孝，死罪難免，祈夫君暫恕我痛改前愆。白楊氏跪地求饒，開敬還是執刀要去砍，伊母拉住，說道：我兒不可，娘有幾句話說，爾夫婦聽著纔是。宣吡我兒，切不可這樣短見，細聽著爲娘的教訓一番。楊氏婦忤逆事，固然難，歎娘這裡不見怪，都把心寬，皆由於年紀輕，無知亂幹，所以在我面前違拗百般，這兩月也覺得孝心發見，你還要善教他，纔算爲賢。倘若任你情，持刀亂砍，殺死了，反把娘惡名遠傳，雖說是夫殺妻，無甚罪孽，論道理，媳忤逆兒罪，同焉。楊氏媳爾須當一心無偏，聽娘說，把孝順常記心間，盡孝道，要至誠，莫做光面丈

夫前須柔順，不可兩面若恃，你粧奩厚，又何足羨，勤內助，當家儉，人稱爲賢，把從前歹心腸，斬斷莫連，爾夫妻要和好，娘心方安，開敬兒，竟想些看我情面，你聽從娘的話，福祿無邊。開敬聽母教訓一番，恐違母命，乃怒其妻，自此以後，楊氏在婆婆膝前，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事事盡道，竟成孝婦，後子孫皆賢孝。

敬灶勸夫

重慶府定遠縣譚應科之長媳張氏，年方八歲，在娘家時，里中宣講氏往聽焉，聞講女子六戒，又聞灶王經，及一切灶房內的禁忌，遂件件謹記，遵行。凡草木柴炭，預先安置，不許污穢，惡言惡語，忍住在灶房出唇，至於洗鍋洗碗，掃地拭灶，無不潔淨，每月晦日與廿三廿四，斷不飲酒茹葷，又時常逢人講勸灶房之中，不可褻瀆污穢，到得十八歲，正當道光三十年，譚姓接過門來，他丈夫譚德安爲人性躁，且常患一個母猪風病，張氏殷勤服侍，每常到書館讀書之時，張氏隨後窺閱，若丈夫在路病發，即親自背回調治，數年毫無厭心，常想把丈夫之病除脫，無計可施，一日向灶前禮拜，叩許點燈，並將首飾賣了，發心印刷灶王尊經，四處發送，總求丈夫病愈，他丈夫好吃牛肉，每割牛肉回家，要他拿到灶前烹煮，張氏委婉勸導，戒食牛犬，自後丈夫依勸，不食牛犬，忽一日，德安午睡，夢見一人自言灶令對德安說道：「昨日灶君已將爾病症與張氏求保等情呈奏。」

玉皇當時

玉皇命主簿查你得病之由，冥王奏道：此人前世欺神滅像，難轉人身，幸未犯淫，故發他今世爲人，隨付他一個母猪風的病患在身，以報他前世欺神滅像之罪，且看他今生修積何如，若仍蹈前愆，限於二十九歲內病發，跌在糞窖中喪身。

玉皇

聞奏說道：譚德安乃前世罪愆，今伊妻張氏因虔心敬禮灶君，把一切歹

心盡行滅了又潔誠替夫求保病愈兼譚德安能聽妻勸戒食牛犬茲世罪孽可免卽命灶王與他消災解厄果然德安未幾日病疾全愈身體大健之後德安意欲廢書貿易張氏備辦酒菜勸夫勤學言想從前我夫君得此病症沒有錢做功果實在憂人惟有那灶府君甚是靈應我所以厨下禮謹遵奉行果蒙得灶君命顯應不紊保佑我夫君的病體安寧到於今夫病好書可吟咏妻因此辦酒席與夫言情望夫君到書館把心坐定早晚間勤用功奮志青雲夫若是讀詩書從此發憤朝開選夫定要一舉成名到那時我夫君得了上進棄藍衫穿朝衣光耀門庭你爲何心想起別的路徑拋詩書不攻讀自悞前程我的夫若不把妻言聽信也負了爲妻的一點真心白張氏力勸一番德安便道賢妻呀我從前聽你之言不食牛犬病疾愈了我今還是聽你的話也不用三心二意只奮志讀書去了從此進館發憤自強不分日夜總在攻書張氏常將衣服漿洗潔淨備辦米菜等項著人送至館中數年功夫文思大進那年正是蔡學院歲考德安苦無盤費張氏將線子賣了二斤勸夫上府應考及發案後德安得入第三送報下鄉親戚湊了三十多兩銀子送府交給諸事送了學院回家修座書房教館年年得學金約有七八十串家務漸漸豐足有一日德安的父母在家中閑坐細問張氏曰我二老爲德安從前害那個母猪風的病遠近醫生俱請盡了百藥不效料定德安必是此病送命我二老成孤人譚門絕後矣幸我媳婦兒變賣首飾印刷灶王經又虔心敬禮灶君纔感動司命菩薩保佑德安病愈於今還做了功名教書過得日子我這一家人實實得力於媳婦兒一人但不知我媳婦兒你是何以曉得灶王有靈張氏答曰孩兒是在娘家做女時曾聽過宣講的那宣講書上說灶房的禁忌件件詳明孩兒聽了憑心細想句句是說的至理所以自幼就堅心謹守多過了幾年遵行順了就不必留心自然不違規矩父母嘆曰

是這樣纔求得神聖顯靈，愧我老年人枉過一生，不說自己不是求神顯聖之人，摠是說神祇無靈無聖。今聽我媳婦兒的話，纔如夢初醒，只恨聽此言不早耳。好哦，媳婦兒你這樣守聖道，必還要昌大後人。未幾年張氏連生二子，聰明非常，在館中讀書，九歲即工詩文，將來上進更未可量。

彥珠教婦

從來表賢婦之善行，厥有四字，曰幽閒貞靜。四個字又各有講義。幽者身居暗室，不見外人也。間者內主中饋，不與外事也。貞者守正不渝，終身如一之義。靜者能安雅淡，不事紛華之意。婦女惟能守此四件，斯可稱女中之君子，而為巾幗之英雄也。乃今之婦女則不然，以悍妬為能以奸險為智，以奢華為體面，以罵詈為常情，以淫亂為快樂之事，以談笑為中葺之恆。幽閒貞靜一字不知，淫逸驕奢四惡皆備。此家道之所以不興，實由於內教之不能先立也。其端本必自夫始，夫者妻之綱也。妻係女流，未能讀

詩書明禮義為之夫者，正宜先其身以作之範。然後將古來賢女哲婦及孝貞節烈三從四德之理，朝夕為之分析講明，使其身體而力行，不使一有所違，倘不聽，必再三以開導之。如此則家庭之內，直如堂陛相交，幃房之中，嚴若師保。晤對夫教其婦，婦順其夫，而家道不由是而興隆乎？蓋婦即至愚，未有不見化於夫者。婦雖至悍，未有不從順其夫者。其效為最捷，其從善較男子為甚。易謂予不信，請証斯語。昔康熙年間吳江趙氏，世代科甲，江左巨族也。其族皆能以禮持家，待奴僕寬恕，不備責苛求。一門雍睦。乾隆初有趙彥珠先生者，才德著名。少時父為聘蘇州黃進士之女春英為妻。黃饒裕才過門，奩粧豐盛，奴婢數人供其使令。一日奴婢偶有差錯，黃氏遂叫罵奴婢，其聲甚厲。趙聞之大驚失色。其妻笑曰：我罵小婢耳，夫君何遽如此大驚？小怪彥珠曰：賢妻不知請聽我道來。宣趙彥珠坐小房，恭恭敬敬叫賢妻聽為夫細說。分明人生在天地間，禮義為本，男治外

女治內家道有成婦人家最重的幽閒貞靜那三從與四德俱要遵行在娘家父母教須當敬聽聽在耳會在心終身奉行年青人有幾個性氣和平若不教嬌養了就悞一生女子家第一要先學養性能聽教那心性自然和平嫁夫家二公婆須要孝敬能孝敬二公婆夫也歡心敬丈夫和妯娌件件要緊慈兒女待奴婢總要溫存果能夠依禮行人人欽敬那娘家父母面何等光生想賢妻你的父何等聲名誰不稱名進士理學先生書香家養兒女定要教訓因此上方成了這段姻親自賢妻入門來頗知孝敬我父母也時常把你贊稱奴婢們雖卑賤也可憐憫細想來他也是父母生成爲家貧纔賣身換錢度命年幼小拋父母好不傷情須將他當兒女時常教訓好待他他永世都不忘恩你今日叫罵他雖不打緊恐驚動高堂上二位雙親我寒家自來是忠厚爲本七八代從未嘗打罵下人勸賢妻從今後須要寬忍切不可任性子大氣高聲若聽見必怒我不能教訓倘執定七出條妻怎得行古言道婦人話不出于闢難道我讀書家反落臭名願賢妻學一個女中堯舜稱賢長稱淑女萬古含芬講趙彥珠將妻教訓了一番那黃春英到底是名家之女自知錯了遂斂容對夫言曰直黃氏女聽夫言珠淚汪汪尊夫君聽爲妻細說端詳念妻身性蠢愚又歎涵養一時間錯啟口得罪夫郎二爹娘原未曾把奴嬌養那女戒與內則嘗誦口旁恨只恨奴年幼見識未廣那知道性和情舉動弗忘自過門蒙公婆恩情撫養恨早晚未能夠孝敬高堂今日裡爲小奴角孽鬧嚷將他罵不覺得出言猖狂幸公婆未聽見猶可原諒倘若是觸怒了罪惡難當從今後再不得糊言亂講妻豈敢任性子敗壞家綱講那黃春英說畢淚如雨下趙彥珠說道賢妻纔來我家不知我家中規矩誰來怪你但下次遇著奴輩有錯只好好教導他他自知愧不必著氣高聲春英答道妻身領命以後果然事事收斂不數年彥珠科甲聯登官至巡撫春英誥封

一品夫人子孫榮貴皆由於易威爲愛而改過不吝故得此美報也每見世間有一等人不能以禮治家任妻打奴罵婢置若罔聞宜其厚福不昌而愆尤叢集矣尙其聞此案而勗之

徐信怨妻

昔有一人姓徐名信娶妻呂氏所生一男一女皆幼稚呂氏染病危急囑咐其夫曰我若死後僅一男一女君其好生待看言畢瞑目而逝徐信因爲見小女幼無人撫養無奈憑媒再醮金氏爲妻不料金氏素性險妒心乏慈仁將呂氏所生兒女視如眼中之疔每每背夫苦打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百般磨鍊遠近皆知鄰舍時生憐惜時常陰着金氏把些飯巴與此一男一女吃有一日鄰人正捏了兩個飯陀把與他二人吃正在吃時忽金氏叫喊二人卽忙含着回家金氏一見手中有飯疑是偷的家中之飯遂罵道我把你這兩個鬼崽偷飯吃事小怕的偷慣了屋內百事偷出

去這還了得遂將一男一女拉來捆綁在地用鐵釘鑽入十指之內道看你還偷飯不偷飯吃一男一女痛得死去生來哭稟道這飯不是我二人偷的是鄰人憐念我二人肚餓把與我二人充飢的金氏又怒你還在強辨又用火鉗燒紅烙一男一女之體此時徐信亦不在家二人痛哭之聲難聞金氏怕鄰人聽得竟將他姊妹禁鎖房內不許高聲嗥哭一兒一女受痛不過跪在後母膝前哭曰宣我的媽饒恕我實實令人難得過快快的把針抽兩腿莫用火鉗烙可憐我姊妹們身受寒涼肚又餓每日裡去檢柴不是田坡就山坡時才間回家來隣伯見了憫念我急忙忙叫喊兒與我兩個冷飯陀將才在拿着吃聽得母親來喚我那曉得母見了疑我私偷把飯嚼這本是真實情全無一字有差錯但願得我的娘開個恩德饒了我金氏聽了道作算你們的飯是鄰伯把的你如何今日檢柴到此時才回哩姊妹二人又哭道只因是我姐姐赤足上坡無裹腳路又溜腳

趾破一步一敲漫漫拖時才間在路上身上寒涼沒奈何半路中燒起火
烤得一身血脉和因此上回家遲姊妹雙雙把頭磕望我母念我那前娘
分上饒恕我勝於那在寺觀許愿燒香念彌陀金氏道你這兩個背時鬼
兒你的老子想必回來了我今天暫且容恕你放你起來你爹爹回來
不准你哭一聲倘若對你爹爹啼哭我到明天要你死在我手內說畢才
解去繩索放他起來又狠着心命他姊妹去燒火煮飯飯一熟他一人獨
自吃了一雙兒女立在一旁顆粒未沾此時又冷又餓姊妹去在後園之
內將冷蘿蔔扯了數個以便充飢又私自去在呂氏坟前姊妹二人跪在
坟前哭曰叫聲我娘請聽着姊妹二人無下落身上穿些衿帛大雪紛
紛光腦殼每天飢餓難得過夜晚凍得睡不着後媽好像閻君樣又要抽
筋把皮剝前頭傷痕猶未好今天又用火鉗烙兩手綁定難逃走十指針
旋痛心窩每日受盡千般苦爹爹全然不知覺兒女還是光腳板要想包

纏無裹脚餓來吃些冷蘿蔔就有米湯不許噓姊妹情願不回轉守住我
娘睡山坡我的媽呀你在陰靈叫兒去免兒在世受折磨請你看一男一
女在呂氏坟前哭了一陣忽見坟台有一沙鍋鍋中有米二三合姊妹喜
之不勝遂在坟山檢些柴同鄰近人家借個火來將米煮熟吃了回去此
一切情由徐信全然不覺兒女也不敢說出有一日這金氏後婦回了娘
家徐信回來單身獨宿徐信忽然夢見前妻呂氏怒罵道你後妻殘害我
生的兒女我心不忍前日哀告

灶君灶君奏聞

帝短你後婦人壽算不上三朝一七要他崩血而死你提防不嚴儘你手足
不仁爲殘廢之人徐信驚醒心中狐疑未定次日才過細一看見一雙兒
女面皮黃瘦他才乘着金氏回娘家去了細問兒女情由起初兒女猶不
肯說徐信再三盤問一雙兒女不覺大放悲聲哭而訴曰旨未開言跪席

前珠淚滾滾，爹不問兒，不說那得知情，自從我生母死，爹方再聘後母來，兒兩個，弔胆寒，心無故的，將兒打，不知爲甚，針錠指，又還用火鉗烙身，熱天的帳子上，沒得帳頂，被條內釀的是腐濫草巾，飽日少，餓日多，那得安淨，還說是兒飽煖，恨恨不平，餓不過，冷蘿蔔飽吃一頓，鄰舍裡討米湯，姊妹同分，今日問爹爹，問兒不能忍，說出來，我爹爹莫打母親。徐信聽見，仰面一驚，卽氣死在地，醒而哭曰：聞兒言，我徐信背時得很，家中裡養一虎，暗地傷人，我兩個血粑粑，受傷這等，爲父的，何曾得知到毫分，每日間出外去，東走西奔，只說是做生意，多賺錢文，在外頭三五月未回原郡，家中事全靠他替我調停，那曉得這賤婦如此毒心，母老虎殘忍性，竟國畜生歸家來見我兒，藍縷得狠，他說是兒兩個不愛穿新，我叫他女兒腳，從小要捆，他說道不聽教，纏腳護疼，那知道這婦人樣事做盡，兒台女一見他戰戰兢兢，他雖是前娘兒，也要憐憫，到後來還望他養你終身，你卽或生有後一樣，撫引纔顯得後婦人賢淑之名，爲甚的他把兒一手捆定，或火烙，或鞭打，或用針釘，這慘傷在旁人卻也難忍，難這說我徐信有不傷情，賤婆娘，你若是前娘命盡，後來娘磨你兒心，疼不疼，痛心兒快起來，兩旁站定，脫了衣，爲父的細看情形，兒爹爹不用看也罷，父但看無妨，兒爹爹要看請看，父哎呀，痛心的兒，哪週身上，概是那火鉗印印，十指內還有顆斷了的針，狠心婦，虧得你做事太忍，我徐信瞎了眼，把你當珍，昨夜晚妻投夢，纔把你問，若不然一雙兒，定喪殘生，這一陣見傷痕，哭壞徐信，千萬錯自己錯，怨著誰人。徐信此時，怒氣難消，專等后婦人回家來，恨不得一刀砍爲兩段，不一時，岳母請人來報信音，金氏已在岳父家中血崩而死，徐信後來兩手麻木，不能動作，從此以後，永不再娶，但撫養一對兒女成人，兒女卻知孝道，徐信一案看來，爲后妻者，若磨滅前娘之子，應宜得此慘報，爲父者，亦不可忽焉，不察也。

崔氏逼嫁

漢朝會稽縣學士朱買臣，父母早喪，娶妻崔氏，命帶八敗，星連累了。買臣受貧，屋又被火燒，夫妻在寒窑安身，打樵營生，苦讀詩書。他崔氏好吃好穿見，買臣家貧，遂生異心，欲另嫁人。那一日，對鄰人言，宣尊一聲眾鄰翁，分明細聽。奴的夫家淡泊，難逃活生，望眾位勸夫君，把奴嫁人。崔氏女感眾位莫大之恩，眾鄰人聞此言，哈哈大笑。這娘子你說話好不聰明，你丈夫青雲客時運未至，到後來做了官，你是夫人，每日裡夫妻們寒窑吵鬧，到今朝就說起要嫁別人，自古道婦人家隨夫為榮，縱然是落貧窮也莫變心。白崔氏聞聽，心中不喜，駙臉進窑去，買臣賣柴回家，路遇鄰人細對他說，買臣聽此言，心暗悲傷，進屋見妻駙臉，遂施一禮。崔不是過年過節，你甚麼禮。朱為丈夫有句話要對你講，時纔間聽人言，好不氣人都說是朱娘子要嫁別個，我賢妻未必然，就有此情。崔老娘不嫁人，難得受苦。朱

妻呀，夫那日遇著個算命如神。崔是甚麼算命人。朱乃是個瞎子。崔好道我知道他，算你是個窮鬼。朱他算我時運差，還有幾載，到後來我原有黃金遮身。崔我知道你後來草簾遮身，你來看天上落的甚麼東西。朱落的是雪。崔就落的是紗帽，也落不到你頭上。朱妻呀，你莫諒人太過勸賢妻，且耐煩，等我一等。崔老娘等你不得了。朱到後來做了官，你是夫人。崔到是愚人，崔氏心中不喜，遂罵起夫來。宣罵一聲朱買臣窮鬼當聽，尿桶內照一照，好個五行前額弔，後頭凸，怎戴紗帽，左腳高，右腿低，怎穿朝衣，生就的螞蝗腰，怎拴玉帶，長就的螺螄腿，怎穿朝靴。朱買臣你想做官，除非是石板上生根，芝草除非是海扒狗，變成麒麟，我勸你快快把休書寫成，待老娘改了嫁，另自為人。買臣忍氣，再勸一番，尊一聲我的妻，細聽分明。這幾年為丈夫時運不至，連累了我的妻，反受清貧。崔朱買臣，你今天纔說點良心話，到底是你連累了我。朱妻呀，是我連累了你，勸賢妻，且耐煩。

等我一等，到來年不做官，任你嫁人。崔你一要做官，二要做官，老娘不等
你作做。朱甚麼官。崔水胖官、啄木官，你老娘的湯火官。買臣聽此言，搥胸
氣死在地，還魂轉來，遂寫休書。一休你，二休你，不賢不孝，三休你，四休你，
不義不仁，五休你，六休你，東走西奔，七休你，八休你，打罵夫君，九休你，十
休你，愛富嫌貧。崔氏得了休書，遂請媒婆探親，有媒婆探一個張家石匠，
假稱說：相貌好，富貴人家。崔氏遂歡喜，接聘銀十兩，見夫流淚，遂假意寬
夫。那崔氏走上前，雙膝下跪，尊一聲：奴的夫，細聽分明。今日裡，嫁與那張
家員外，你是你，我是我，相會不能。這還有賣身價二十兩銀，寒窰內交與
你，拿去營生。買臣見銀劈面噪罵：我讀書人，豈肯要你腌躢娘。崔老娘賣
身銀都受不起，遂擇期嫁與張石匠去了。不上一年，夫死家貧，沒路，長街
挑水賣。買臣自崔氏去後，時運轉了，漢武帝選賢士，陞為五馬太守，奉旨
回鄉祭祖。崔氏得一夢，旌旗喝道，有人夫騎馬來接夫人，小丫環捧鳳冠，
雙膝跪下，請夫人忙穿帶，早受皇恩。崔氏女戴鳳冠，洋洋得意，又夢神惡
言罵：賤人狠心，叫鬼卒你與我，把衣脫下。那有個狠心婦，敢受皇恩。崔氏
一夢，疑懷在心。那一日，買臣回鄉，百官迎接遊街，遠望街口，有一婦人，聞
說是崔氏，叫人去叫他來。崔氏不知是前夫，低頭下跪。朱太守開言問：
居處名姓，因何故落貧困。一一說明。崔家住在會稽郡，氏本崔姓，我丈夫
他姓朱，名諱買臣，幼年富，中年貧，日食難掙，恨買臣將小婦賣與別人，到
張家未一年，被火烧盡，夫又死，挑水賣，難度光陰。臣微笑罵一聲：狗賤人，
還要說謊，我就是朱買臣，抬頭看明。崔氏女抬頭看，便往上跪，尊一聲：朱
老爺，奴的夫君，千不是，萬不是，是奴不是。狀元公度量寬，再醮重婚，買臣
聞此言，大罵幾句，欲要重婚，除非覆水能收。崔氏女聽此言，滿心嗟嘆，暗
祝告：老天爺，虛空神靈，馬頭上覆清水，金盆來接，誰知道金盆內無有毫
分，買臣大罵狀元之身，豈肯配二夫之妻，遊街而去。崔氏自悔道：宣哭一

官譜集要 卷之七
聲奴命薄命帶入敗連累了奴夫君反受清貧悔不該那當初把夫咒罵
又不該逼出嫁自沒良心夫今日身榮貴名垂官冊奴今日沒下場丟個
醜名大哭一場撞石而死奉勸世人切莫嫌夫貧窮後悔無及矣

改嫁瞎眼

巴州有一婦人余陳氏乃余光緒之妻子所生一男一女就算命好但是
這一個節操不甚拿得大穩他嫂歐氏也時常勸勉不料分居各爨家業
漸敗那陳氏每每有怨夫之意一日那近處川主廟唱戲方中婦女都打
打扮收拾起去看戲這陳氏與鄰近曾媽媽也同去看戲在這戲棚之
中陳氏看見那些婦女穿戴齊整又見那些少年子弟眉來眼去這曾媽
媽就乘機挑撥陳氏起了一個邪心我若另嫁一個富豪人家就與那些
婦女一樣打扮豈不甚好何苦跟倒這個窮死鬼自此以後就日日與丈
夫鬧嘴角孽又被曾媽媽時常勾引做出些不當的事他丈夫雖然知
覺也是忍氣吞聲不便出口那一日他丈夫說道家有你這樣情形想是
要另嫁高門但是兒女幼小你又何忍拋別去了陳氏聽得丈夫此言每
日就收拾收拾去會子弟他嫂歐氏聞聽此事遂邀請陳氏到家設酒款
待拿一些好言相勸宣手提瓶笑哈哈我把酒勸尊一聲二嬖嬖量要放
寬為嫂的無好茶莫嫌酒淡今一生我合你妯娌有緣二叔叔可算得有
能有幹你命好有姪女又有姪男家中的不少米又不少錢全憑着二叔
叔有吃有穿白嫂嫂你不曉得這幾年都言習窄何過這日子宣只要得
鍋中的有米下爨等幾載兒長大不少銀錢自古道有了米自然有飯撫
成人有勢力不受熬煎嫂嫂你說這些話我也明白了你教我跟倒他一
輩子萬萬不能夠的宣這句話記心中莫對人嘆旁邊人聽見了道你不
賢那一個生人妻不討下賤到後來盡都是越嫌越閒你不信為嫂的說
個古案商周間姜子牙是個大賢貧窮時宋異人把他照着將店子與他

開也不賺錢，沒奈何，又教他去賣灰麩。一霎時，狂風起，吹在一邊，他妻子每日裡將他埋怨，不跟他求分別，另嫁兒男。馬氏去姜子牙時，連一轉，猶如那紅日出，照耀高山，在街前占卦課琵琶，出現西伯侯，同武吉、渭水訪賢，臣坐車，君在前，尚且拖輦。一回朝，封亞相，尚父稱焉。歸家去，在途中馬氏一見，自羞慚，心抱愧，撞死樓前。宋買臣，他的妻怨夫貧賤，逼著人要離婚，另嫁有錢，到後來苦讀書，朝開大選，上科場，三甲第，得中狀元，路途上妻求轉狀元，仰嘆命他去打水來，覆在馬前，你若是把這水能夠收轉，我那時纔與你夫妻復原。這兩人都皆是福薄命淺，到後來夫榮貴，不得死，然勸嬌嬌莫學這兩個下賤，立志節，如冰霜萬古稱賢。那陳氏把他嫂嫂勸了些話，只當未曾聽見。歸家去後，仍然收拾收拾，約人會親。縣中有個楊老爺，他家有一長年，掙得有四五十串錢，在楊老爺灰房屋扎住，要娶一房妻子，就請羅巴耳做媒。這巴耳是專於做媒的人，極會說話，就一說便成。道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羅巴耳同著兩個轎夫，來在余家迎接陳氏。陳氏早已收拾，等候轎子，他就丟了一雙兒女，要去上轎。那一雙兒女扯住衣裳，痛哭一場。姐媽呀，這陣哭得咽喉斷。弟姊妹同跪地，平川。姐兄弟今纔五歲半，弟姐姐八歲，欠半年，母親何苦把心變，丟兒丟女在一邊。扯住衣襟，一陣扳，扯住娘手不放前。爹爹恩情一下斷，母子相會在黃泉。我母一去都還淡，姊妹兩人受孤單。夜晚誰個來作伴，早起無人把衣穿。餓了之時誰煮飯，衣破誰人與我聯。不看爹爹看兒面，不念今朝念從前。伯娘曾把母親勸，兒在一旁淚不乾。只說我娘回心轉，直到於今不變遷。雞婆吃時把兒喚，虎毒何曾把子捨。老牛養崽他常話，鹿兒中箭母斷肝。姐兄弟早晚常依戀，弟姐姐還望母包纏。縱然爹爹他貧賤，何曾三餐斷火煙。母親呀，兒死不願兩下散，扯住衣襟把母攔。伯娘快來將母勸，爹爹啼哭在一邊。抬轎君子看得慣，莫在那旁假淚漣。急將轎子去打轉，再使

宣講集要 卷之七
三
母子復團圓，這陣兒女如中箭，生離死別在眼前。姐兄弟哭死仰地面，呀快快甦醒轉來，媽的轎子去了。弟醒來不見母親顏，姐兄弟呀快快起來前去趕。弟姐姐呀，轎子已經背了彎，姐遠遠將母高聲喊，媽呀快些回轉，你是去不得的。那見母親答一言，弟姐姐呀，我媽竟自去了，不顧我們怎樣了。姐哭得姊妹肝腸斷，弟望著前途大路邊，你看陳氏那時將一雙兒女推開，轎夫抬起就走，一徑來到楊老爺灰房下轎，一眼看見這般情景，要想不拜堂，想也是走不脫了，只得勉強拜完花燭。那陳氏自入門以來，大失所望，依舊糊行亂爲，不上年多，就將幾十串錢，花消乾乾淨淨。陳氏暗想，又生主意，他於今錢用完了，必定是又要改嫁，不料報應已到，雙目不見清光白日，如同黑夜一般。那楊家長年，丟了陳氏，竟自遠方去了。這陳氏無有靠處，只得沿門告化，想起從前，不覺傷心痛哭。宣婦人家想再嫁，是自討賤，莫學我陳氏女，立志不堅，奴的夫，雖貧賤，也算好漢。本是那童子婚結下良緣，因他窮，我的心一時改變，總想要跳一步，嘗個新鮮。我暗地打主意，胡行亂幹，好子弟不問他，有錢無錢，做些事，惡丈夫使他看見，他必然要嫁我，另上別船。因爲這過場多，不煮茶飯，天天吵時時鬧，我夫慘然，忍不過鬆了口，叫我自便。那時節，一聽見好不喜歡，收拾起到處，使人來看會了些小伙子，穿也是穿，遇一個媒滾子，穿針引線，他說：是某人好，今在買田，我心紅，倒運的，許他兩串，打扮起轎子來，不要入牽上轎時，一雙兒，牽衣留戀，丟脫了，我便往轎內一聞，一雙兒，在後頭高聲叫喊，那轎夫著了忙，打不上肩，半路上，竿子响，一齊就斷，翻筋斗滾出來，倒在田邊，扒起來，自己走路途，又險，漫漫的過一塢，又過一塢，見一座茅草房，稀泥糞濫，堂屋中，抬起頭，看得見天，點一對，磕頭蠟，並無棹案，拜了堂，入洞房，夫婦團圓，睜眼看，纔知是鬍子老漢。我問他，方說是在幫長年，壁頭上夾的是包穀桿，在地下打間鋪，蓋的秧毡，這苦楚都是我自己。

宣講集要 卷之十
作賤不兩年，就被我把錢花完，只說是嫁這家還不上算，又想到除了他，另無良緣，忽然間，報應到，瞎了雙眼，這於今，他不管，實在作難，餓不過，手中的拿個斗盃，去討口，摩上去，無有人牽，解手時，踏著了莽蛇腰，纏腿，股上咬一口，腫了半年，這一向，有幾天，未曾吃飯，餓得我，打戰戰，好不作難，勸婦女敬丈夫，切莫心變，或貧富，或貴賤，從一終焉，莫學我，陳氏女，自討下賤，壞心田，天有眼，一毫不寬，自從此一案看來，世間婦女們，莫看人觀燈，好一切打扮，你看陳氏，只因當年看戲，見了別人穿衣齊整，遂嫌自己丈夫，就要另行改嫁，誰知報應一到，自恨不及，後來竟自餓死路旁，凡為婦女者，皆當從一而終，切莫學這無廉恥之婦可也。

聽諭明目

理明有一人，叫楊二，自幼父母雙亡，家貧傭工，積錢十餘串，年將三十歲，了，眾人勸他娶萬氏之女為妻，那知萬氏，失於家教，習成潑性，不愛潔淨，又專好懶，自從嫁過楊二家來，不由楊二作主，凡衣食錢米，要依他用，才好，那楊二是忠樸勤儉人，中年又纔娶妻，萬氏又恃他生得有兒子，越發性潑，楊二也不敢在他面前多餘說話，那一日，楊二要去幫人，萬氏不許他去，莫奈何，只得在家中做個小生意，早去晚回，不覺數年，又生幾個兒子，難以盤養，萬氏又要這樣吃，又要那樣穿，天天吵鬧，楊二勸他說，宣賢妻莫吵聽我言，是你那些好話不信，我家貧苦要耐煩，你家貧窮不該接我來，我想起這都是我爹媽瞎了眼，媒人那個背時的，與你萬姓結婚，姻眷前世修就配姻緣，我不曉得那個撞倒，了，皆因前世未修善，今生如此受飢寒，世上微薄人心，變生意微末，難掙錢，想求資本無借換，况有兒女更難盤，你難盤你不該莫養，這們多，你又要慣吃好飯，又要想好衣服穿，人生在世不講穿吃，講個火連，天地不生何處辦，你教為夫難不難，今日我且把你勸，我希罕你勸，漫漫盤養女和男，待等兒大有能幹，天天嗑稀。

飯想會餓死了，還長得大呢。幫倒去掙銀子錢，八字一好時運轉。你那入

字還得好，我怕你要背萬年時呢。掙錢又要幾掀盤，賢妻休要生埋怨。享

福自然有一天。你這些話都是哄我的，我不愛聽得。楊二勸罷，聽見娃兒

在床上哭，就去抱來叫萬氏喂奶。那萬氏接過手，就把娃兒一摔，丟在地
下。那娃兒哇的一聲，就悶死了。楊二嚇忙了，快去抱起來。那娃子半天方
醒轉來。楊二見得心痛，就冒火要打萬氏。那萬氏就挪著楊二，一陣腦鑽
連頭髮打散了，像個披毛鬼一樣，就大聲大氣邊哭邊吵。總要楊二打死
他。左鄰右舍男女齊來勸解，他把勸解的人干背時。萬背時罵，說是他們
刁起楊二打他的。那鄰舍人都散了，就不管他。他披起頭髮，就往娘家跑
去。見他母親萬劉氏又哭又罵，說你老人家鼓起眼睛，把女兒嫁跟這個
窮背時的。如此的亂吵，他父親萬世亨在一旁聽見這些話，就罵道：「這
個賤奴才，你的丈夫勤儉，後來不愁不發財。今日受些淡泊，也是你的命。」

你怎麼罵他背時？他背了時，你還不是跟倒背時？他就答應說道：「他是個
背時的，我不願跟他。你老人家把我另嫁一個發財的。」他父親又說老實
話：「天下有這個道理麼？」他又答應：「一些橫話惹得萬世亨氣來，就要去打
他。那萬劉氏也罵起來，說道：「你這個老漢沒得頭腦了。那個楊老二不拿
衣跟他穿，不拿飯跟他吃，還無原無故打他。你都不問青紅皂白，他是你
的女兒，你都不心痛，還要打他。你不該來把我打一頓。萬世亨說：「這我還
不曉得女兒的橫皮氣，你就逐人信他的話，看來都是你平常慣習了。他
劉氏聽得此言，就與丈夫們鬧起來。萬世亨息氣不過，來打劉氏。劉氏拖
根索子要吊頸，害得同院子的人齊來勸止。劉氏又去聳起女兒，要去投
河。眾人苦勸方息。萬世亨無奈，只將女兒亂罵了一陣，各人走開去了。剛
午萬劉氏送女回來，把楊二嚷罵不休。楊二也不張耳。他各人走在一邊
做活路去了。劉氏又要了兩天方回，不覺過了一年。萬氏雙目疼痛，請醫

調治數月，百方不效，竟目瞎了。萬氏從此不得看見，日日坐剝精沙。總說丈夫不請醫生，可憐楊二做了生意回來，又要煮飯，又要待地，受盡百般焦勞，如此已有一年多了。那一日宅近有人承首宣講。

聖諭

萬氏要丈夫牽去聽，一連也就聽了六回。萬氏忽然想道：我未聽見此些好話，如今那些先生講到日報，莫不是往年我得罪灶君，又得罪丈夫，不敬惜穀米的原故，於是叫丈夫備辦香燭，跪在灶前悔過。說道：「宣灶王府君，灶王府君，你是天上耳目神，察人善惡，報應不差毫分。一日才你開大恩，恕我世間蠢婦人，從前爹媽未教訓，不知冒犯眾神靈。天久雨，我怨恨天不雨，我又糊言亂語罵久晴，汗濁水當天傾，對太陽晒褲裙，灶前不知禁穢柴入灶門，對灶纏腳，灶邊罵人不曉得打掃潔淨，不曉得細語低聲打雞罵狗，踢盆扮凳，小兒尿屎臭氣薰，得罪事多得狠。我於今悔不贏，只得哀求灶府君，將惡簿罪改輕，乞望保佑從此回心。哀求已畢，又對楊二

搥頭認罪，越道說我夫君聽我說原音，我從前多愚蠢，不知夫為大，不知夫為尊，不知家貧困，原是命裏生夫的話，我不聽為吃為穿，與你常相爭。昨日曾將

聖諭

聽婦女原要敬夫君，纔曉得我當年由我性得罪你，罪不輕，從今悔我改心，望寬恕，莫記舊日情。我願學孟光把夫敬，我願學郤缺夫妻敬，如賓凡事任你為，是事聽你行，若再欺你枉為人。講說畢，丈夫楊二說：這賢妻既知改悔，我和你夫妻之情如同海深，為夫也不怨你，你休啼哭。自此以後萬氏一聽那裡講。

聖諭

不分晴雨，不論遠近，專心去聽，不覺聽了兩年。忽一日早晨起來，兩眼明亮，就看見了萬氏，不勝之喜，說道：我的眼睛好了，必然是肯聽的報應。於是又請先生自備香燭，每月講一次。那一日在大路邊宣講，有一官員過路，急忙下轎拜了。

聖諭 即喚宣講生問道宣講固是好事然何只有婦人來聽並未見有男子是何故也宣講生回稟即將楊萬氏悔過之事說了一遍那官員誇獎說道真真好百姓婦女都肯遵行

聖諭

皇王 實係有道得狠當與楊萬氏一人紅賜錢四千又諭贈幾句好話從此家屋漸漸興發起來一家和和氣氣連他母親萬劉氏也遵行宣講人人稱他母女賢良無比了從此案看來但願人人遵行

聖諭 自然個個福祿無邊

惡婦受譴

安岳縣郭文舉妻陳氏弟兄三人兄文遠妻萬氏弟文華妻胡氏夫早亡母孀弟兄為農不料陳氏不賢無子文舉拙樸陳氏更不歡喜過門一年就鬧分家怎奈他丈夫忠樸屢次刁唆不起陳氏每仗娘家發財凌辱丈

夫一日該陳氏煮飯就叫丈夫與他燒早火他夫不起來他就冒火起來將衣穿起去扯丈夫他夫睡在夢裡未曾提防竟被他扯下床來將腰跌傷勉強掙起想去打他誰知陳氏就打起來了兩口子從歇房打到灶房陳氏性潑將鍋盆碗盞盡行打爛丈夫見他凶惡得狠各自出去了他婆婆夢中驚醒聽見吵鬧來至灶房一看只見鍋盆碗盞打得粉碎就罵媳婦太不是的清早你兩口子為甚麼事把鍋都打爛了况今天又請得有人栽秧又怎麼下場陳氏見婆婆罵他遂惡言對答宣婆婆不必來罵我細聽媳婦把話說鍋都打爛了還有甚麼話說自從來在你家坐未有一天得快活曉不得你們一個三天飯都是為娘分了的未必靠你一人嗎嫂嫂弟媳打打夥欺我一人各顧各你為人狠了他們不愛幫你今早叫他燒早火假裝打鼾來睡著可憐你丈夫一天累到黑怎甚麼還要他燒火呢拖他上床也不錯他就與我動手脚你這話我不信那回不是你打

他他還敢打你。灶上之鍋我打破，該也不得宰腦壳。這個牢房不愛坐，這碗牢飯不愛嗑。背時媒人眼瞎，破害得老娘無下落。養兒不教，害了我。還來這裡把話說。他婆婆見他這番言語，只得吞聲忍氣，各自去了。陳氏婦也到房中去睡了，就不起來。他兄長見此情景，忙去鄰家借口鍋來，命他嫂嫂做飯，纔待做工去了。又一日，陳氏叫他丈夫與他洗衣裳。他丈夫不洗，就往外走。他就扯著他丈夫的辮子，扯轉來洗。被他嫂嫂看見，笑他云：「未見二叔這樣懦弱，又不是洗裹腳，是我吓一陣就洗完了。」陳氏聽見，就說嫂嫂譏誚他，遂與嫂嫂大罵一場。多嘴婆娘要亂談，譏誚老娘理不端。我叫我的男子漢，與你婆娘甚相干。無故要來說長短，你們叔嫂想通。姦老娘閑事你休管，不消搭醋又添鹽。他嫂說你這個賤潑娘，時纔我與二叔說笑，關你甚麼事。你纔不要臉。陳氏應道：「我到要臉，那娼婦婆娘不要臉。嫂嫂說你這種人，我不與你談，各自去了。」又一日，叫他丈夫挑糞，甚麼是挑糞，硬是倒尿桶。他丈夫不去，他就揪倒耳朵，說尿桶滿了，你去看看。他丈夫莫奈何，只得與他担去淋菜。他隨到園中，見弟媳一塊黃瓜，結得又多又長。他就眼淺皮薄，把黃瓜盡行摘去。弟媳看見，不好說得，只得回來私對婆婆說知。不料他在房中聽見，跑出門外，與弟媳大罵一場。陳氏罵道：「開口便把賤人罵，你今賴我偷黃瓜。那回犯在你名下，你憑那個把脏拿嚼兒嚼。女說空話，婆婆面前把嘴誇。陳家姑娘訪問吓駭死你屋。」二爹媽漫說黃瓜不值價，金銀送我也懶拿。平日誣人罪該剗，不信與你兩耳巴。我今不看婆面下，老娘與你一拳。擗弟媳說我的黃瓜，你摘都摘得我說都說不得。真實你是一個母老虎。陳氏說：「放你娘的狗冲我，摘你的黃瓜。你當時怎不叫人捉到他婆婆，將弟媳勸開。婆婆想道：『這個媳婦今日不尋這個吵，明日就尋那個鬧。』一家人都不和氣了，遂與長子文遠商議，不如將家分了，不管他的文遠說，分了也好，免得母親惹氣。於是請

親戚到家將田土分開這陳氏越發凶惡分了家由他管把丈夫當做請的人都不如喂雞鴨數十個穀米踐踏不計其數一日陳氏坐月生一個女月內皆是丈夫服事未到幾日娃娃好哭陳氏冒火將女丟在尿桶淹死無人敢說剛纔滿月不幾天一日他父滿六十治大酒陳氏命丈夫辦抬盒二架吃酒祝壽文舉去在場上請他兄幫辦文遠說兄弟銀錢也緊辦那些做甚麼還不是花費了不如送錢二千乾折豈不好些文舉順兄之言將錢拿回陳氏一見就問辦的禮物他夫說拿錢折陳氏說放你娘的臭就進房去了可憐文舉上場歸家已過午時肚中餓只得自己燒火將飯煮熟正在吃飯陳氏出來將錢二千向丈夫劈面一擲文舉未曾提防將碗打落在地錢串一斷撒一遍地陳氏抓著丈夫一擲起他婆婆聽見忙走至灶房看見陳氏扭著丈夫不放他婆婆只得來扯開陳氏見婆婆來扯就將丈夫一口咬穿四牙鮮血長流文舉邊哭邊走出外去

了婆婆各自走開陳氏吵一個半天遂去睡倒他兄長回來聽說遂叫兄弟明日酒也不消去吃請個醫生將你手醫好纔是及到明日不料他陳氏起來一路息氣回娘家去了他父母見女兒回家這般模樣也曉他夫婦又是吵嘴不問來由用好言安慰一番陳氏看見親戚齊齊整整想起也息遂裝病去睡到午時賓客將要坐席陳氏睡夢之中見一人手執金鞭皂衣皂服把陳氏打一鞭陳氏哎喲一聲遂顛起來了直跑至堂中將棹上禮物盡行推下跳上棹子坐到口說不好了報應到了只說這兩句話就不說了親戚朋友駭得面如土色不到半時陳氏又哎喲一聲說這皂衣人又打我一鞭跌倒在地頭髮也散了遂扒起來走至大門雙膝跪下人人扯不起來話也不說父母親戚無計可施內有一人名艾子謙係陳老夫婦的外姪此人是個宣講生心內暗想此必是受譴遂向親戚說道這個毛病我醫得到眾人說你會醫怎麼醫法子謙說要依我的親戚

說你又怎麼醫子謙曰要淨茶一瓶香燭一堂茶食四盤擺在灶王神位前默祝灶君陳氏平素積惡犯戒得罪灶君謹責於他望菩薩今日當著眾人使他開口將平日所作罪惡錄成歌文生等在外宣講以好拿來勸人祝畢遂走門外向陳氏說道郭陳氏你得罪灶君今遭神譴將你平日的過惡一一說出神聖自然寬恕於你子謙遂拿紙筆墨硯候陳氏說一句寫一句宣陳氏女跪門前珠淚長吊尊一聲眾親友細聽根苗你有話只管說我的母他把我太慣勢了那些慣勢了自幼兒在娘家少了訓教你母那些少訓教孝公婆和妯娌全不知道敬灶君敬丈夫不曉分毫你父母說你未曾記到每日裡只教我挑花繡草架字跡愛艷粧打扮妖嬈你父母從來未說難道

聖諭上說你都未聽過我的父全不信神道設教從未講那王章二十二條你父親是個不信

聖諭的人你今日遭譴正是不信

聖諭的報應惜五穀溺兒女未曾聽教由我的鹵皮氣又傲又驕你的皮

氣那些驕傲又說到婆家把六戒都全犯了你實在有些狠別人犯戒不過三條你六戒都犯完了好家火又說因此上遭譴責觸怒神曹你把那觸怒神靈之事照實說來他們聽著這六戒暫留下我且不表你為甚麼又不說呢單只說敬丈夫第一二條你說在丈夫名下做些甚麼事呢說丈夫平肩人不分大小把丈夫來欺壓如同兒曹就是平肩人也不可欺壓況是丈夫我且問你為甚麼要欺壓他呢我只說能當家我有才調你好才調管得住男子漢女中英豪你好個英豪該要戴野雞翎子毛但問管丈夫如何管法有一回把丈夫耳朵揪倒你揪丈夫的耳朵為甚麼事呢為尿桶他不到惹我心焦曉不得到尿桶是你婦人之事怎麼叫丈夫倒他不倒你還要揪他

的耳朵不怕羞死人麼。有一回拉辮子打架吵鬧，又爲甚麼拉他的辮子。爲衣服他不洗就往外跑。這洗衣服也是婦人家事，只要他的衣服該你洗，你怎麼還要他洗。他不洗，你還要拉他的辮子，實在橫障了。有一回爲燒火他不起早，他不起早要睡，也是他的正分。在床上拉下來跌斷了腰。你丈夫腰桿跌斷，豈不成個老毛病了。有一回爲洗碗他不聽叫，這洗碗也是小事，他不洗你就去洗。在灶房打一架，不得開交。你丈夫不洗碗都要打架，實在萬惡。有一回罵丈夫背時，倒灶。你丈夫背時你背不背時。有一回咒丈夫定要捱刀。你丈夫捱刀你不要守寡。這都是些微事都還是小。完了這萬惡的事還是小事，還有甚麼大事快說。爲趕場辦壽禮大鬧一遭。你叫他辦那些禮物，又怎麼鬧法。我叫他辦抬盒要買火炮。這也是個小事。我叫他裝壽，還要買壽桃。還不是些空頭事。我叫他縫壽衣要買靴帽。

曉不得你娘家哥嫂有的嗎。只要你爭氣不使你娘老子息氣，這就口足，以夠矣。你不買來未必怪你。我叫他買雞子魚要合套。還要愛這一個錢的臉面做甚麼。空手回只拿得銅錢兩吊，說乾折抬盒禮來吃酒，散於今銀錢艱貴，再辦些也是花費了。拿兩串乾折也不爲少。這都是你丈夫的好處，你還要吵。一見得不由我七竅火冒。好大的氣。在灶房打一架不得開交。你那灶房成了個打架擂台，你兩口子物怕打了百十架。扯著手我這裡就用口咬。你會下毒口。咬一口四牙穿鮮血長漂。難怪你丈夫今天不來吃酒，被你咬了。這又怎麼下場。有婆婆來解勸亂糊亂吵。你婆婆說你就該聽你怎麼還亂吵。嫂嫂勸弟媳勸不聽分毫。你嫂嫂弟媳勸你必是好的，你怎麼又不聽呢。由我吵，由我鬧，無人管倒。實在沒有那一個管得倒你。我丈夫顧手痛，四處遠逃。你丈夫走了，你又怎煞角。從早起吵到黑方纔收稍。我

服你好精神。一天吵到黑。灶王爺看不過怒上眉梢。非怪灶王爺看不過連今天我都不過了。還不顯報。灶王爺都要搬家了。今日裡來吃酒應該現報。對親戚來說出罪孽千條命人去請丈夫急速來到。我還有幾句話吩咐。一遭陳氏說罷。仍然不語。扯又扯不起來。親戚商議。忙請人去接他丈夫。只說病急莫言其事。那人來到家向婆婆說明。婆婆曰。他的毛病我是曉得的。不是打痧。就是氣病。睡一天又好了的。多拜親公親婆。我兒的毛病沉重。叫他回來看看。來人只得又回。將言語細說一篇。陳老夫婦見女婿不來。無計可施。艾子謙曰。此事不難。眾人言。莫非你又會醫。子謙曰。勉強些。眾曰。又便怎的。子謙曰。想郭家母子正在息氣邊。怎麼還要他兒來。此事離不得陳公夫婦。多備禮物。親自去陪罪。方可眾親多言是的。陳老想道。本得要去。有何面目見人。若不去。女又跪倒不起來。想今日又是我滿六十。反來討些息氣。夫婦正在兩難之間。不覺弔下淚來。

大哭一場。又這一陣急得我咽喉無氣。母這一陣急得我只把腳踏。這是我出報應。方生此女。這是我嬌養女。又怨誰的。在門前來跪倒。拉他不起。還要望灶王爺早把恩施說些話。把我的先人羞死。我二老真真的淘盡氣力。我今日滿六十。諸親賀喜。惡壞人我的身。置於何地。塵世界那一個不養兒女。這場事到。叫我死了臉皮。到於今急得我嘆聲咽氣。勸親戚有女兒莫失矩規。這一陣我臉上好不過意。皆因是慣勢女。不得下席。這件事想起來都要怪你。未必然我二老來打吵皮。那三從和四德教訓在你。誰知你不教訓一味姑息。可憐我滿六十。反討息氣。為兒女說不得要耐煩些。今日裡你同我一路前去。接女婿到家來。又看怎的。二老哭畢。親戚勸解。卽備兩乘轎子。多帶禮物。來到郭家。文遠見是親公親婆來到。忙接上堂。施禮畢。文遠開言道。今日親公六旬。小姪不來祝壽候客。望其恕罪。陳公夫婦無顏。也不回答。文遠見陳這自愧。只得到上房請母親出來。

見禮畢陳老便說小女昨日回家忽然得病甚急特來請郭姑爺前去郭母道你女兒病到不急我兒的病還急急遂叫文遠把兄弟背出來陳老夫婦一見手桿腫起碗口大不覺慘然他二老雙膝跪在郭母面前將此事說明望親母開恩不起郭母想起他女情形總不要他兒去文遠見陳老夫婦若大年紀況今日又是六十之期反來在我家磕頭作揖心中不忍遂將陳老夫婦請起跪在母親面前勸道雖是陳家女兒卻是我郭家媳婦縱然少了教訓也是我郭門不幸望母親寬宏大量叫兄弟前去免得旁人議論郭母方纔依允便說兒的兄弟手腫疼痛得狠怎能行動陳老夫婦言道我步行轎子讓坐於是一同來到陳家眾親一見文舉手腫如碗口大無人不搖頭艾子謙端了一把椅子安在陳氏側邊請郭文舉坐下遂問陳氏道郭陳氏你丈夫來了你有甚麼吩咐你快說陳氏睜眼一看不覺下淚見丈夫止不住淚如雨下尊一聲我的夫細聽根芽

你有話你說嗎 你妻子今日裡罪惡造大 你有那些罪惡 皆因是平日裡把你欺壓 我是你欺慣了的悔不該那一回把你來打 你總打一回你未打百十回 悔不該那一回聯你的媽 你光映我的媽我的先人都被你映轉了 悔不該咒罵你不准應話悔不該壓住你不要當家 你說我無志氣當不得家 悔不該使用你如同牛馬 我是你使用熟了的 悔不該吠罵你要遭天殺 你又不是金口玉牙 悔不該在灶房與你打架 那一回不是你打我我還敢打你 悔不該尿桶裡淹死女娃 那個又不曉得 前日裡爲辦這抬盒兩架 未曾辦怎樣做法 你拿錢來乾折空手回家 本是這樣 我一見就冒火便把臉駙 你那天氣本大 打一架把你手咬穿四牙 我纔說要你看我手腫這們大 婆婆說嫂嫂勸我不聽話 教你不聽 因此上得罪了灶王菩薩 我原說灶王菩薩靈驗你不信 多拜上我婆婆莫要欠筆

母親在想你想你回去呷他。望丈夫恕饒我莫把罪加。你起來那
個見你的氣。又拜上我嫂嫂莫怨奴罷。他也想你回去吵架。再拜
上公弟媳莫記過差。他也想你回去偷他的黃瓜。我的夫要耐
煩孝敬爲大你妻子不能夠同你回家。我一個不曉得回去。勸世間
婦女們僻氣改罷莫學我陳氏婦罪遭天殺。不敬夫論陽律也該當到到
陰司上刀山還要捱又這丈夫應該敬報應不假將此歌傳世上功德更
加。講陳氏哭罷恍見皂衣人手執金鞭臂背一下。七孔流血倒地而死。眾
親戚見之無不驚駭皆說真報應。於是把信婆家他婆婆嫂嫂聞之皆言
天殺亦不顧陳氏之尸。陳老將女兒葬了。請轎子一乘將女婿送回外備
錢十二千拿回醫手。此案在安岳縣。凡遠方婦女聞之人人寒心。個個受
戒尊崇不忘可也。

欺瞞丈夫

盛朝時有一人姓莫名德明。父母去世家道富豪。娶本境何氏爲妻。才貌
雙全。自過門來頗能操持。及有女兒亦知教訓。比婚嫁等事以及筵賓待
客。事事都能使夫歡喜。誰知他是個巧婦人。明雖與夫一心一意。而暗中
偏多隱瞞。他夫君如在夢中。那裡知道夫妻間分外情篤。不意何氏一病
不起。竟自歸西。莫德明見妻一死無可如何。痛哭一場。只得備辦衣衾棺
槨安葬。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已至週年。莫德明爲之誦經禮懺。哀痛
迫切。過於初死之時。旁人問道。你妻死時尙未如此悲哀。如何死了一年
還反這樣傷心。此是何故。他不肯言。時有親姑父私問。乃泣訴言道。亡妻
與我相依半世。初不知其有甚過錯。昨忽夢至陰府。見婦女數百人。那情
形景況。不由我不傷心。他姑父問道。那些婦女到的是怎樣情形。莫德明
說道。正是陰曹法律真傷慘。說出令人心胆寒。宣一個個盡都是鐵鍊鎖
起披著頭散著髮。一路哭泣。倘若行謬了。怒惱鬼使將鐵棒只打得喊

的不息。白姑父聽說又問道：那鬼使將那些婦女押起走，那裡去呢？莫德明說道：只見押入一大衙門，我在門外站立聽得內裡叱喝呼喚，甚是凶惡，怎見得凶惡呢？宜我聽得叫一婦不問詳細，只說是又下去重責三十，後復問眾婦女大罵無理，命鬼卒照樣行，不可差移，只打得婦女門喊天，叫地痛苦，聲不忍聞，我亦悲啼。少時刻放出來，依然鎖起，那一個不是那鮮血淋漓，匍匐走膝行地，如牽羊豕內一人看見我招手甚急急，忙忙走上前用目一視，卻原來就是我何氏故妻。白姑父聽得此言，說你就該問你妻子犯了何罪，莫德明說我問他妻呀，你身犯何罪，罪犯何條，還在陰司受苦呢？他說道：只因在生時事事與夫有二意，我只說此為家庭常態，不意陰司嚴究擬定三大罪，我問是那三大罪，他講夫呀，第一是私庇子女，因從前教子讀書時，背不得你打認不得你罵，還帶信與先生苦懶惰，只管責懲你是望兒子縱不得功名，也得個聰明的意思，妻那時不體夫

意，只說兒子年幼，怎麼受得這般磋磨，故常暗使人送酒菜與先生，叫他莫信你，讀得讀不得是個淡事，不過拘到，免得多事，學錢俸米決不少的，以致虛延歲月，悞兒子名不能成，及後棄了詩書回來，你又叫他做庄稼，總要發憤，我又憐其幼弱，暗地搗鬼，或命走人戶，或命趕場，或言有疾病，卒至光陰混過，又悞了兒子，利不能就，不獨兒子溺愛如此，即女稍長，你見他不績麻也罵，不紡花也罵，見他多言多語，就罵嘴巴，講慣了，後來定搬是弄非，見他與兄弟姊妹角點孽，你也就罵，在家姊妹都不和，倒異日到別人家，怎麼和得倒妯娌，見他清早起來得遲，就罵在家睡個了，後來到婆家都是個好吃懶做的人，若見你女兒稍間時，即叫去學撈菜煮飯，免得嫁到人家有米連飯都煮不成，我看你這般樣的，當時心裏不愛就向你說，你女兒能捱得幾年，也儘他耍點嗎，何苦只是罵他，你說能可你打罵出去，不可使人打罵進來，妻子見你這等教女，我就越是痛愛，凡事

由其自便及至嫁時針術生疎布疋全無妻方曉得你罵女是好的今反被我把他害了事已至此無別的想法只候你趕場去了不是偷穀賣便是偷米賣賣得些錢或請張大嫂做鞋或請李大嫂紡花纜來與女兒偷辦嫁奩這個時候只知有女實不知有丈夫了只說顧愛女兒縱瞞著你無妨於事不想陰曹盡註在作惡簿上謂妻子欺瞞丈夫私庇子女卽如子欺了父一般這就是第一罪了我又問他第二罪他又說夫君呀二罪是私庇奴僕爲你治家嚴肅黎明早起卽叫家人雇工上坡做活若是家中活路毫不許雇工相幫妻有時叫做點你就罵家務事都要請的我坡上活路又叫誰人妻那時雖不敢應你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只要你出門去了那管你外面的工夫卽將長干喊回或命挖土栽麻或叫挑糞淋菜或命小長年煮飯洗衣喂猪引娃及夫歸家四處一看見活路毫未做你不罵我就罵雇工他們因我扎附只好紅黑死捱妻子又來假意切哄於你夫呀他們不過貧寒方來幫你縱然今朝做漫了講他知道明天快些就是何必捉到儘罵況他們依理服法並不敢答應你又於心何忍你此時信我之言就不罵了我只說瞞得過人誰知瞞不過神冥府簿上已註妻子欺瞞丈夫私庇奴僕猶如臣欺了君一般這乃第二罪我又問他第三所犯的何罪呢他說道夫君呀第三是私庇母黨想妻自到你家之時你曾叫我料理家務支人待客都要有條有理有親有疎切不可欺瞞於我存那一番的偏見我當時口雖答應而心實不然或見那貧窮的親戚來不怕他是姑爺姐夫舅父一概待得極薄或有時你有好朋到家你料我放賢會些我那時答應你不同有菜都講無菜且反說不是親又不是眷憑白無故來做甚麼將就打算了往往使你帶愧若一遇娘家來的人不拘老年少與來過未來過的不是稱肉就是殺雞分外更加豐厚叨吃了的不上算暗地還要包些以爲是我們婦女家的常情不料陰間

最恨故以欺瞞丈夫私庇母黨猶如奴欺了主一般此就是我第三罪因
有此三大罪所以每月初一必押去打三十鐵杖夫君呀我於今方曉得
丈夫是欺瞞不得的我於今悔已遲了我見陰曹有勸婦女一段歌詞君
可熟熟記念煩帶去勸世以消妻子一二罪過那莫德明在睡夢之中與
妻子相會說了一番的言語並將歌詞記到不覺一夢而醒即將歌詞寫
出其歌云宣切世間眾婦女老少不一細聽我莫何氏詳說端的爲女子
在家時父母當事決不可說是女行孝無力有曹娥投江中尋父尸體崔
志女臥寒冰求魚母吃未嫁時將父母若不在意出嫁後想行孝悔之已
遲到夫家你公婆更要留意飢寒時候不可背違切莫學換猪壯私
自偷嘴切莫學造糞所拿與婆食須當體馮劉氏割肝斬指賢孝名到於
今載在書籍事公婆固當要誠心如此又把這敬丈夫說與你知夫是天
妻是地位有次序不可說如挑水匾担平齊有女宗能敬夫宗公獎勵崔
氏女嫌夫嫁後悔自縊那樣好那樣歹各人體會我又將妯娌們略提一
提有三妯和四婢如同兄弟爲甚麼不和睦反成仇敵怎不效鄭徐氏兩
相和美如何要學谷白陰氏三媳每日吵全不想公婆息氣到死後發變
他戴角扳皮我勸你妯娌們總要和氣如不然恐像他有誰憐恤再勸你
教兒女從小著意古言道鬱桑條必趁嫩時有兒子爲父親教訓責備娘
不可在中間護庇姑息昔柳母歐陽母教子無罪干載下人稱他和丸畫
荻有一個養兒子犯了大罪臨死時母去看要討奶吃及娘喂將奶咬人
言非理他說媽慣是我纔有今日這就是娘顧惜兒的樣子婦女們緊記
著休得如斯若是女將三從時時講敘又還要把四德細與分晰或出入
或打劫都要正氣切莫要認親戚走東去西男不教不過是玷辱自己女
不教玷辱了兩家門楣你試看林愛妹因母慣試嫁出門到婆家喪德失
儀人人笑個個罵合族丟底到此時娘方悔又有何益勸罷了教子女又

宣講集要 卷之七
來指示家庭內應該是婦女操持周太妣是國母衣裳自洗馬皇后他尚且日夜紡績何況你庶民婦怎不料理點點事做不得就叫請的莫學那瞞丈夫長年差使莫學那瞞丈夫懶做好吃莫學那瞞丈夫偷穀賣米莫學那瞞丈夫暗把私積莫學那瞞丈夫偏愛女子莫學那瞞丈夫厚薄親戚閻君爺恨的是這些做事到陰曹捱鐵杖定不容的講他姑父聽莫德明將勸世文念畢說道這篇文淺顯透徹援古証今將婦女一生之事勸盡實大有益于世道總之易於欺瞞者惟丈夫而最不可欺瞞者亦惟丈夫曷言乎丈夫易於欺瞞丈夫多在外面凡家庭幾微曲折之事縱有耳目焉能盡知可見丈夫易於欺也曷言乎丈夫最不可欺屬在朋友負其所託猶為昧心尚不免神天鑒察况夫婦一體分屬三綱竟胆敢欺瞞其負心之罪不更大乎你妻叫你帶這篇勸世文來勸世已是他有痛心改過之意將來必有超昇的日子其後莫德明果復夢其妻說道閻君念妻能改悔勸世又賴君代為宣講今放妻投生富家故特來拜謝煩你醒後再傳言婦女與其改過於已受罪之後何不如急改過於未受罪之先更高也夫君呀仍舊耕讀傳家忠孝存心的好已後再莫欠筆我了德明醒來與姑言及其稱奇異各位賢嫂嫂們你看這欺瞞丈夫尚且有罪若媳婦欺瞞公婆兒子欺瞞父母其罪不問可知惟願老幼男女都要聽此一篇勸世文總莫欺瞞於人可也

大男速長

廣訓說父母之恩同於昊天罔極人子欲報親恩於萬一自當內盡其心外竭其力這盡心竭力四字就把一孝字說盡了但家無論貧富最難處的是境有順逆而今說一個人父母離散兒子盡心竭力神靈護佑後來一家團圓善惡分明成都士人奚成列先有一妻一妾妾姓何小字昭容妻亡娶妻申氏刻薄昭容並虐其夫夫忿怒遠出去後何生一子大男申

不與同嚶計口攜米大男漸長何不敢多求惟紡績坐食而已大男告母慕鄰兒讀聲母以其穉姑送館以難之大男敏悟所讀倍諸兒一日歸謂母曰館中五六人皆與父要錢買糕餅我何無也母曰待汝長成當告汝大男曰我方七八歲何時長成母曰往學館路過關聖廟拜之當佑汝速長大男信之每日兩過必拜哭而祝曰宣關帝爺我與你天天下跪保佑我快長成長大高魁惟願我明年子十五六歲回家去與我母親說庭幃我有爺爲甚麼一面未會我無爺爲甚麼偏把我虧想人家有爺娘家家品對關聖爺要顯聖就在這回遂如是拜祝爲常母知之問祝何時曰祝我明年長十五六歲母笑果然神靈默佑大男至十歲便如十三四歲文學與身俱長師不能改字一日謂其母曰昔謂我壯大當告父處今可矣母曰尙未又年餘居然成人詢問一切母乃細述之大男不勝悲傷遽欲往尋其父母泣阻曰存亡未知何處可尋大男無言而去至午不歸往尋學館未到母大驚四處徧尋竟杳然無踪大男出門茫然隨途奔去遇一錢姓將往夔州與同行數日錢陰投毒茶中而昏賣與寺僧僧灌醒奇其相詢知其孝心贈路貨使去有瀘州蔣秀才下第歸相遇嘉其孝攜與同行到瀘州月餘徧訪不得或言福建有商人姓奚者於是辭蔣之聞蔣贈以衣履里黨皆贈路資至福建有二估客到福清邀同行數程窺其囊金引至空所綁其手足奪金而去恰有永福陳翁過其旁載回翁家富諸商賈多出其門翁託南北客代訪留大男伴諸兒讀書大男遂止不復遊矣由是家益遠何昭容孤居三四年申氏減食勒嫁何不從乃賣與重慶賈搶去至夜何以刀自割賈不敢逼傷愈又轉賣與鹽亭賈人昭容自刺心頭洞見臟腑賈人大駭懼藥救傷既平昭容啼哭不止但求爲尼哭曰宣何昭容生成薄命刀尖下不斷殘生哭丈夫渺無音信幼年見四路奔尋申氏姐心腸毒狠強逼我輾轉嫁人何氏女自有烈性除非是

宣言集要 卷之七
死見閻君好客人其心何忍可憐我萬死一生到不如廣修功行開釋我去作尼僧佛門中度活殘命報恩德焚香諷經自賈人曰我有一中年友欲得一人縫紉此與作尼何異亦使我稍償前債何應允備轎送去入門主人出則奚生也蓋已棄儒爲商賈相見悲駭各訴苦況始知有見尋父未歸奚乃託諸客代訪大男而昭容遂以妾爲妻也然艱苦多病勸奚納妾奚不從何日人加我者隱痛在心豈我復以加人奚乃託客友買三十餘歲老妾半年果買成入門則妻申氏先是申賣嫁昭容後年餘兄苞勸令再嫁有保甯賈聞其富有資奩以重利賄苞娶之而賈老廢不能人申怨兄不安於室賈怒盡搜其資將賣作妾而聞者皆嫌齒長賈將適夔載至重慶遇奚鹽亭商友遂賣去既見奚羞慚恐懼奚問汝爲何嫁人申含糊曰我來尋你的奚曰你跟著客人來尋我麼申不能答汗珠點滴奚問商友略知梗概因使先拜昭容修嫡庶禮申恥不從奚執杖臨逼申不得

已拜之自後奚與何談燕輒呼給役其側何屢止之奚不從時陳公諱宗嗣官鹽亭縣令奚與里人有小爭里人以逼妻作妾揭訟陳公不准呵逐之奚與何共相感頌一夜五鼓僮忽叩門入曰太爺至奚駭極急覓衣冠則公已入寢門益駭何審視急出口是吾兒也遂哭蓋大男從陳翁姓已爲官矣公乃伏地悲哽痛不能止哭曰宜不肖兒爲尋父天涯逃奔不料想到於今得見雙親這半年兒雖做鹽亭縣令失父母自傷懷不如酒釐屢次的要棄官四處尋問無奈何養身父苦勸未行前日接里人狀得見名姓不由兒法堂上又喜又驚叫宜差出衙門子細訪問果然是我父母日月重明這方是虛空中神靈顯應這方是天有眼不昧苦心但只願我父母無有災病享高壽不肖兒聊共晨昏父母將陳公扯起各敘前事原來大男自京到川省迂道回故里知兩母已嫁捶胸大痛里人還其田廬公留僕經營冀父復返屢欲棄官尋父陳翁勸止前見里人狀命內差

暗訪果實因夜出見臨去囑秘之出金二百令即治裝歸門戶重新居然大家申見大男貴盛越自收斂兄苞告官為妹爭嫡官深知其情判曰已更二夫何顏面爭昔年嫡庶重責之一時稱快看來為子的要學奚大男自小一片真誠感動

聖帝

危難中明牽暗引富貴也享受了父子也團圓了這豈不是父母離散之家兒子盡心竭力孝感復聚麼又想為偏房的要學何昭容忍讓嫡妻守死不嫁後來子貴身榮又想為正室的莫學申氏刻薄妾房凌虐丈夫不愛養子嗣後來失身敗節現眼受報被人恥笑更想為父的莫學奚成列碌碌庸材不能自立於妻妾之間幾敗門戶若非孝子賢母豈能坐享厚福以終其身嗎

嫌貧遭害

南溪縣富民董正榮娶妻李氏生二子董文董武李氏去世續娶楊氏生

一女名蘭英八歲時母亦亡故正榮一西賓貴州桐梓縣人文生名林志仁帶一子名林寶聰明過人志仁在正榮家教書多年董正榮願將女兒蘭英許字林寶自願將石盤灣田地一股收租穀三十六石以作嫁資面許過後與子文武商之二子支吾不喜不兩年正榮去世二子不仁欲買毒藥與林寶服之可免賠奩田地蘭英聞之欲向林寶言未免含羞欲不言有關性命只得向林寶說明寶猶不信蘭英竊銀贖費林寶一想董文存心不仁吾逃必毒他妹子轉向蘭英說道我固逃脫你恐難免遭害不如逃罷蘭英亦自竊銀私逃孀娘之家誰知孀娘不賢私偷和尚在家不便招留反罵姪女沒得規矩黑夜走來必不留你各自去罷不然我怕我打不得你蘭英只得夜逃將到天明出河復遇林寶二人同船認為姊妹誰知船夫見有銀兩遂起黑心將林寶捆定拋入江心反轉估姦蘭英當時蘭英罵道宣罵一聲眾船夫其心何忍將夫君捆綁著拋入江心奪我

銀百餘兩猶不知禁反轉來又行凶將我辱凌你有姊你有妹將心自省黑良心傷天理難逃鬼神縱然你免官刑一時僥倖以死後必定要哭訴幽冥那時節活捉你狠心狗命到陰司受慘報方得遂心講蘭英話未說完船夫上前搜抱蘭英跳出艙外飛身跳下水去再說董文董武將毒藥買回割肉一斤辦好至學堂不見林寶歸家問及妻子曰蘭英妹子臨黑時便不見了家中找尋不見心中猜疑想走不遠必在孀娘家中董文等外帶長年二個至孀娘家後私自聽之乃房中有人談話遂拍門甚急孀娘在房無措只得將和尚藏在空櫃中鎖定董文等齊到孀娘家總說木見妹子妹夫董文說是別處不敢進房是孀母家我們進房搜看將出聞櫃中有人咳嗽復進房要鑰匙孀娘不肯董文命長年將櫃子抬回啟視見是一死和尚商議以為妹子死了就將櫃子安埋方與舅爺家楊春茂報信來有舅爺舅娘十一人有一遠房三舅爺董文說三舅我家鋪陳窄

逼你老人家要回到趁早些三舅酒醉兼之董文氣性不好平日愛罵長年一時大鬧三舅云我外姪女身死不明起坟視之見是櫃子舅娘哭到哭一聲蘭英兒你好苦命想你娘到董家十年有零方生你到八歲你娘廢命只說是你父親撫養成成人前兩年姐夫在許字林姓家雖貧性聰敏後必成名到今日屈指算十六歲正論培奩石盤鸞姐夫言明莫不是兩兄弟心懷不正暗地裡將妹子謀殺喪身看神情這光景不必細問最可憐櫃子裡冤又怎伸諒必是無衣裳必公可信將櫃子打開看便得分明眾人將櫃子打開一看乃是和尚當日齋醮將散有一小和尚見是師傅哭得傷心速去報官出差將董文董武帶進衙內太爺當堂審問董文說是孀娘家抬回去把孀娘喚來苦打認招楊家舅爺追問要見蘭英林寶太爺將董文董武嚴加重刑兄弟招問毒害逃走是實將董文弟兄丟監五日一比董文兄弟用銀行賄將田出賣董文妬嫉孀娘害他請人

謀殺凶手云董文請我殺人的罪小主謀的罪大遂問抵罪董文傾家求
免一貧如洗後下力拖船爲業再說林寶自那日落下水去順流而下約
有十餘里冲在水邊正遇鄧太爺官船到重慶上任船泊打魚沱太爺浴
面傾水倒在尸上大爺驚視命人撈起用牛一條將尸覆在牛背上啣篋
子一枝其水倒出脫熱衣穿好用薑湯灌之頃刻林寶醒來問是陰間陽
間手下人說這是大老爺還不下跪太爺問是那處人叫甚名姓林寶稟
道官大人在上容我稟細聽小人說分明祖籍原是貴州省桐梓縣中我
姓林我母張氏早廢命父親就叫林志仁自幼寒窗讀孔聖一十八歲入
賢門皆因家貧未上進只得教學度光陰大人若把門生問林寶就是我
的名皆因我父賤逼緊方帶我到南溪城到此我纔六歲正父親年逾三
十零離鄉別地到此境幸而得遇董正榮他家叫書十年正待我父子甚
殷勤見我讀書靈性敏蘭英許我結婚姻嫁奩親許田合地不幸我父喪

幽冥既而岳父又喪命董文董武二子名暗將主意來打定去買毒藥毒
我身蘭英與我來放信贈銀叫我逃生日日恐怕來追問夜晚走得不
住停今早到此不多陣蘭英忽然也來臨夫婦相見幸中幸因此登舟一
路行誰知船戶心不正暗地謀命奪我銀將我脚手齊綁定一手揪我到
江心幸遇大人施惻隱搭救小人活命存我妻生死尙未定還求大人保
節名 鄧太爺着差數人往前撈起蘭英捉獲船夫帶進衙去以攔江劫
搶定罪再說鄧太爺與林志仁是表親將林寶帶回衙去攻書成名做盧
州知州船下重慶至鄧太爺任上酌恩轉去林寶起灘見董文董武拉緯
便云今日灘大船夫將名開來點名各賞錢八十文點到董武林太爺說
個個拉緯用力你腰都不屈鎖起及點到董文你不是好人拉船都不會
與我鎖起帶回衙去旁人說道當日不知任何事拉船都遭刑太爺回衙
將董文董武帶進三堂將鎖開了取衣穿帶蘭英出來姊妹大哭林寶並

不言及前事與董文相監說親未果相繼而死世之嫌者要以董文董武為戒可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